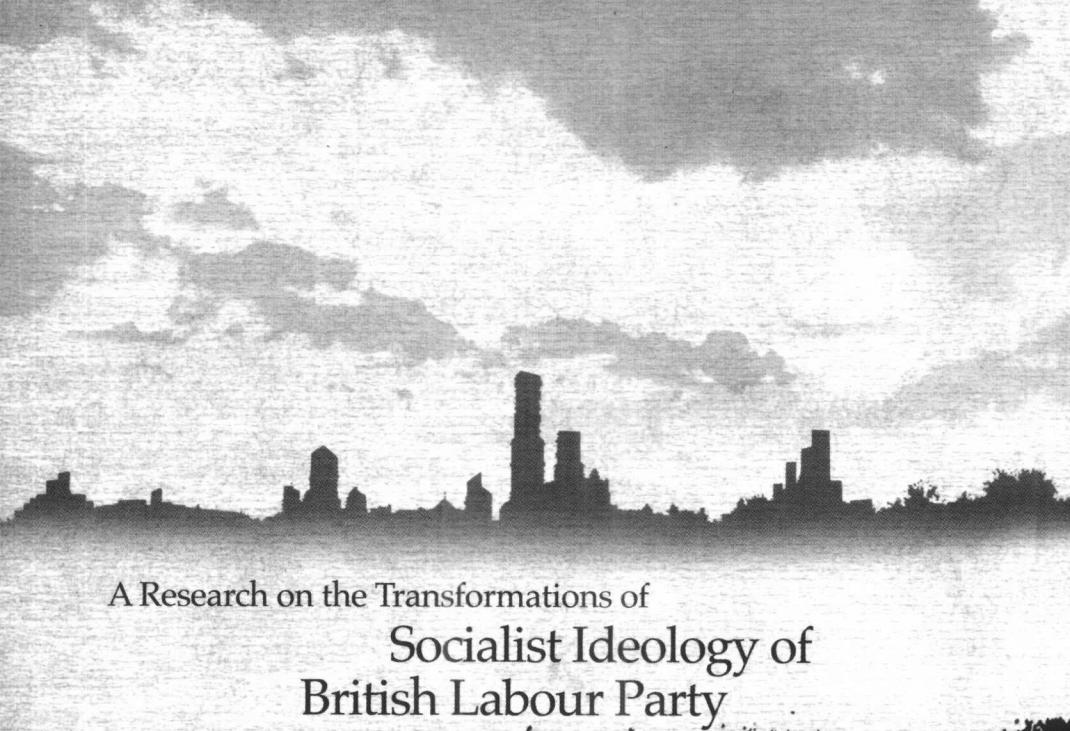


A Research on the Transformations of
Socialist Ideology of
British Labour Party



英国工党社会主义
意识形态变迁研究

张志洲 ◎著



A Research on the Transformations of
Socialist Ideology of
British Labour Party



英国工党社会主义
意识形态变迁研究

张志洲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英国工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变迁研究 / 张志洲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5

ISBN 978 - 7 - 5097 - 2249 - 7

I. ①英… II. ①张… III. ①英国工党 – 社会主义 – 社会
意识形态 – 研究 IV. ①D756. 164②D095. 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55205 号

英国工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变迁研究

著 者 / 张志洲

出版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 政 编 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 任 部 门 / 近现代史编辑室 (010) 59367256

电 子 信 箱 / jxd@ssap.cn

项 目 经 球 / 徐思彦

责 任 编 辑 / 赵 薇

责 任 校 对 / 师敏革

责 任 印 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 者 服 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宝蕾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20

印 张 / 14.8

字 数 / 245 千字

版 次 /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2249 - 7

定 价 / 45.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Contents

绪 论	1
第一章 工党成立之前英国社会主义思想传统及其特征考察 58	
第一节 英国社会主义思想传统	59
第二节 英国社会主义思想传统的几点特征	90
本章小结	97
第二章 工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变迁的基本轨迹 100	
第一节 工党成立的基本背景及其初期的意识形态	
混合性	102
第二节 1918 年工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流地位的确立 ..	110
第三节 战后修正主义的历史位置及其意识形态本质	124
第四节 工党现代化之路与“第三条道路”变革	151
本章小结	180
第三章 工党意识形态变迁的自身因素与国内因素 182	
第一节 阶级结构变化与工党意识形态的变迁	184
第二节 议会民主制下工党双重角色的冲突与变革	200
第三节 撒切尔新自由主义对工党意识形态转型的影响 ..	208
本章小结	218



第四章 工党意识形态变迁的国际因素与全球化动因	220
第一节 工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变迁的国际因素	221
第二节 工党“第三条道路”变革的全球化动因分析	245
本章小结	253
第五章 结论	255
参考文献	269
后记	289

绪 论

一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的意义

在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中，一个个带有“主义”标示的词汇，如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国际主义、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以及里根主义、撒切尔主义等，表明了我们生活的世界曾经处于一个意识形态的黄金时代；西方政治传统中所谓左、中、右的派别划分，也往往是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长期主宰国际政治格局的东西方冷战，更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国家之间展开的阵营式对抗，不仅使得国际政治具有了最为浓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也使得处于冷战前沿的西欧国家的国内政治中充满有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以及左和右的意识形态斗争。当然，西欧国家中不同的意识形态是由不同类型的政党来代表的，换言之，不同类型的政党有着不同的意识形态。政党政治、社会主义和意识形态，都是 20 世纪政治学的核心话题，也成为国际政治学的重要研究对象。

20 世纪又是世界政治发生巨大变化的一个世纪，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不管它们是作为一种社会制度还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都在盛衰起伏的曲折中发生了变迁。“意识形态终结”的命题，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西方思想界的一大“迷思”。

1946年11月21日，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在为法国《战斗报》所撰写的社论中首次使用了“意识形态的终结”一语，认为“意识形态走向了自我毁灭”，“是一种骗人的把戏”。^①从20世纪50年代起，以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雷蒙·阿隆（Raymond Aron）、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和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等学者和思想家为代表，越来越多的人谈到了“意识形态的终结”问题。尽管他们关于意识形态终结的论述，似乎一次次地被其后的意识形态回归或意识形态对抗的新事例所否定，但终结论的话题仍在延续。在冷战终结前后，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匆匆地宣告了“历史的终结”，即认为世界的各种政治制度将统一于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虽然他将理论的源头追溯到了黑格尔“为了获得认可而斗争”的命题，但其历史的终结说更直接的是二战之后诸多意识形态终结论的一种新的翻版。与过去的不同之处在于，福山之“历史的终结”在意识形态方面要表明的是，自由民主可能形成“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与“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将是世界政治的唯一的也是终极的意识形态，而随着苏东剧变和冷战终结这些表明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衰败的事件的发生，社会主义似乎已经没有了前途。^②尽管福山尽量避免了社会主义制度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终结的说法，但他在《历史的终结？》一文中已经明确地表达了这一含义：“西方的胜利，西方观念的胜利，首先就是西方自由主义可行的制度性替代物（viable systematic alternatives）完全衰竭的证据。”^③显然，福山是将西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看作苏联东欧

① Albert Camus, “The Confusion of Socialists,” in Albert Camus, *Between Hell and Reason: Essays from the Resistance Newspaper Combat, 1944 – 1947*, Alexandre de Gramont ed. and trans., Hanover, New Hampshire: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91.

② [美]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许铭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③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1989.

现实社会主义模式失败的陪葬品了。但是，仅仅在几年之后的世纪之交，欧洲成了“粉红色的欧洲”，在当时的欧盟 15 国中一度有 13 个国家是由中左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或工党执政。其意识形态的底色，按其倡导者的说法，不是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甚或民族主义等，而是社会主义，即更新了的民主社会主义或复兴的社会民主主义。^① 这似乎再次动摇了历史终结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终结的判断。

无疑，在世纪之交的这一波社会民主主义的浪潮中，由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及其“思想之师”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为代表所倡导的“第三条道路”，在思想和理论上最为系统化，影响也最大。正是由于英国工党对于“第三条道路”的倡导，一时之间，“第三条道路”风行于大西洋两岸。不过，这次英国版本的“第三条道路”虽然声称超越左与右，超

^① 民主社会主义（democratic socialism）和社会民主主义（social democracy）经常被看作是可以互换使用的。但从欧洲社会主义的历史来说，从 1869 年德国社会民主党诞生到 1895 年恩格斯逝世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称作社会民主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同义语；自从 1899 年伯恩施坦发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至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分化，其左派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纷纷改称共产党，这一时期的社会民主主义代表了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右翼修正主义，或改良主义派别；二战后尤其是 1951 年社会党国际重建后，德国及欧洲许多社会党把社会民主主义改称民主社会主义，因而进入民主社会主义阶段；到了 20 世纪 80 年末 90 年代初，由于冷战终结、欧洲政局的巨大变动及一系列新问题的出现，欧洲民主社会主义又出现新的趋势，有人提出要回归社会民主主义，有人要对社会主义模式进行新的探索。参见王捷、杨祖功《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第 3~5 页。另外，国内又有学者指出，由那些西欧民主社会主义政党所组成的社会党国际，认为当时苏联、东欧国家所搞的改革不是“民主社会主义”，只能是变种的独裁主义，所以，为了保护民主社会主义的声誉，并与苏联、东欧所搞的“民主社会主义”划清界线，1992 年 9 月在柏林举行的社会党国际第 19 次代表大会才决定放弃“民主社会主义”这一提法，重新把第二国际时期所使用的“社会民主主义”作为社会党的指导思想。“但是，从本质上讲，这仅仅是名称的改变而已。”参见范广军主编《当代国外社会主义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第 148 页。不过，本书在后文的论证将说明，就英国工党而言，它所使用过的“民主社会主义”和“复兴的社会民主主义”在意识形态本质上是有一定差别的。

越老左派和新右派，标榜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但在意识形态上却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关于其意识形态定位的观点甚至截然相反。由于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继承了撒切尔主义的许多政策措施，甚至被称为“布莱切尔主义”(Blaicherism)。与过去英国工党所长期坚持的包含着阶级政治和公有制主张等重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比较，英国“新工党”的确大步右移了。英国“新工党”的主流意识形态，即使不是以科学社会主义的标准来衡量，而仅从西欧传统的民主社会主义的视角来比照，也不免令人怀疑。但是，布莱尔却一再强调新工党奉行的是社会主义价值观。那么，布莱尔是在何种意义上将工党变化了的意识形态归入英国社会主义思想的传统之中的？英国新工党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和工党传统上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间到底有何差别呢？或者可问，新工党的纲领与过去工党的意识形态纲领有怎样的差别呢？这些差别又是如何发生的呢？同时，在政治思潮和意识形态变迁联动性从来很强的西欧，在“第三条道路”普遍流行之后，英国工党与西欧国家其他社会主义政党之间的区别又在哪里？只有进行深入的研究，确认工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涵，并厘清其变迁的历史进程，为新工党意识形态的辨认提供对照，才能回答这些问题，从而可以判定发生了“现代化转型”的工党是否还是一个坚持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政党，这一“布莱尔版本的第三条道路”在意识形态本质上究竟是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还只是新自由主义的翻版甚或只是政治实用主义而已。

在英国新工党的意识形态出现右移因而需要重新审视的同时，我们却能够看到一个相映成趣的现象，即在新工党向右转寻求“现代化转型”的若干年后，一向代表英国政治右翼的英国保守党出现了某些左转的趋向。由于1997年后经历了连续的大选失败，保守党开始寻求“现代化”的改革，以重新赢得选民。2005年12月年轻的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或译为卡梅隆)被推选

为党魁后，原本死气沉沉的保守党焕发出了新的活力。2007年5月，保守党在地方议会选举中即赢得胜利，而2010年5月6日的大选中保守党更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卡梅伦也因此成为英国新首相。但与保守党“现代化”相伴随的许多政策主张，却显示了这个从来被认为代表白人富人阶级利益的右翼政党有些“工党化”了。卡梅伦及其领导下的保守党已有的政策主张包括反贫困与缩小贫富差距，将“相对贫困”作为需要解决的问题，对富人多征税，让地方社区更有力量，强调社会公正（social justice）和变革（change），平等的优质教育机会、优质医疗保健，增强英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等等。^①如果对照一下十多年前布莱尔出任工党领袖的背景、改革诉求以及“第三条道路”的政策主张，这是何其相似！尤其是对照一下布莱尔任职期间大量削减公司税、长期资本所得税、营业税和收入税等举措，卡梅伦的税收和反贫困主张则有了一层“劫富济贫”的色彩！虽然战后英国两大党曾长期存在以“福利国家”为核心的“共识政治”（politics of consensus），保守党对民生的适当关切也其来有自，但以原来左右分明的准则来衡量，保守党这种在意识形态谱系中似乎要与工党换位的现象却是以前未曾有过的。一位美国研究者在2006年时就此撰文指出，“今天，英国保守党的新领袖戴维·卡梅伦在大多数重要的问题上不是不同意布莱尔，而是不同意他的前辈保守党领袖玛格丽特·撒切尔”。至于布莱尔的继任者工党领袖兼英国首相布朗（Gordon Brown），则其本身就是新工党“现代化”的重要推动者之一。在政策主张趋同的背后，无疑是原来的意识形态界线的模糊化。这种政策上的“左右不分”，甚至被称为“英国政治的晕头转向”。^②如果说工党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其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那

^① 参见英国保守党网站“about David”，<http://www.conservatives.com/title.do?def=david.cameron.about.page>，2009年1月5日。

^② Jurgen Reinhoudt, “Political Vertigo in United Kingdom,” *The American*, November 24, 2006.

么保守党也同样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其原来的意识形态。那么，我们要问，这种政策主张趋同的动因是什么？工党和保守党到底只是在政策主张上趋同还是作为“立党之本”的意识形态也趋同了？如果政策主张的趋同意味着意识形态的趋同，或者淡化，那么问题就转化为：这种政党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变迁和转型是如何发生的？今天的英国工党与保守党的区别又何在？这是否意味着在英国的政党政治中，意识形态已经终结了？^①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实行政党政治的国家，也是典型的两党制国家，而且是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这三大意识形态的发源地。因此，英国政党政治中意识形态变迁的动向，对于理解“意识形态终结”的命题具有一种标本性意义。更具体地就英国两大党来说，保守党的“现代化”改革还没有完成，虽然2010年大选后重新上台执政了，但还没有形成系统性的政策主张，其意识形态到底会发生多大程度的变化仍有待观察。而工党的现代化转型以1995年的党章“新第四条”取代“老第四条”为标志，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现象，并且在布莱尔及布朗执政的十多年间，以“第三条道路”为代表的改革主张已经经历实践的检验。虽然2010年的大选中工党落败，新的工党领袖埃德·米利班德(Ed Miliband)甚至喊出了“新工党时代已经过去”(“The era of New Labour is passed”)的口号，^②今后必将还有政策纲领上的调

^① 国内学者秦晖教授曾撰文认为，这是由于工党和保守党都自由化了，包括英国工党在内的社会党放弃了经济领域的国家干预主义，但保持了伦理领域的个性解放主张，而保守党放弃了伦理领域的国家干预主义，但保持了经济领域的自由竞争主张。参见秦晖《“第三条道路”，还是共同的底线？——读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科学论坛》2002年第6期。不过，这一观点仍需推敲。确实，工党的“第三条道路”有些自由化，但是，至少从如今卡梅伦领导的保守党的政策取向来说，其在经济领域却显示出了某种“社会主义化”。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之下，事实上，保守党和工党又都在重新寻求经济领域的某种“国家干预主义”。

^② “Ed Miliband: ‘The era of New Labour is over’,” 26th September 2010, <http://www.epolitix.com/latestnews/article-detail/newsarticle/ed-miliband-the-era-of-new-labour-is-over>, 2010年11月9日。

整，但其意识形态的变迁已经相对稳定下来，^① 因此它更加具备作为政治学或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客观条件。再说，在冷战后时代的全球性政治变革中，英国工党的“现代化”改革及其“第三条道路”既具有典型性，又具有独特性，既对于政党意识形态转型之动因的解释具有普遍性意义，又是考察传统上西欧地区各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变迁的重要案例。因此，作为一项具有可行性的研究，本书将选题定于英国工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变迁的研究。换言之，深入研究英国工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变迁，厘清工党以社会主义为主线的意识形态的形成与变迁的历史过程，尤其是要阐释清楚工党意识形态的形成机制、深层原因、理论来源及内核，考察其意识形态发生变化和没有变化的内容，从而找出工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变迁的深层动因，就成为了解答上述问题的可行的探索途径，也是本专著的基本任务。由此，本书的核心问题是：英国工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变迁的动因是什么？

本书的研究意义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可以更深入系统地理解英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变化及其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完成了产业革命、最早确立了资本主义生

^① “Ed Miliband: ‘The era of New Labour is over’,” 26th September 2010, <http://www.epolitix.com/latestnews/article-detail/newsarticle/ed-miliband-the-era-of-new-labour-is-over>, 2010年11月9日。在2010年9月26日工党新领袖的党内选举中，埃德·米利班德因较多地得到工会成员的选票，以50.65%的得票率胜过他的哥哥、布莱尔和布朗“新工党”的追随者、前外交大臣戴维·米利班德（David Miliband）的49.35%，而一时被舆论认为是“红色的埃德”，象征着工党向传统的工人阶级政党的回归。但当天早晨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埃德·米利班德就明确表示，“所有那些关于‘红色埃德’的特性归属描述都是无聊的废话”（“All these characterisations about ‘Red Ed’ are both tiresome and rubbish.”），“我不是任何人的傀儡，我只是我自己”（“I’m nobody’s man, I’m my own man.”）。他并且希望人们看到，他得票的胜出是工党现代化转型后“一人一票”投票制度的结果，而不是过去的工会集体投票制度选举产生的。事实上，这就否定了他领导的工党将不认同“新工党”的意识形态的说法，而意味着他领导下的工党在意识形态上对现代化转型后的“新工党”的延续性。

产关系因而也是最早出现现代意义上的阶级分化的国家，因此英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阶级状况是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考察和分析的典型社会范本，也是他们创立科学社会主义体系重要的理论和现实经验来源。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以英国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或如恩格斯在《资本论》英文版序言中所指出的，马克思“这个人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① 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就是对当时典型的工业城市曼彻斯特进行“田野调查”的成果。列宁也曾在英国度过一段重要的时光。他对伦敦的考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关于帝国主义的思想和阶级分化与革命的观点。^② 英国不仅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来源和实践对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为由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开始的走改良道路的民主社会主义提供了思想来源，伯恩施坦的改良思想本身是深受英国费边主义影响而形成的。从1888年随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Vorwärts*）移居伦敦直到1901年离开英国的十多年间，伯恩施坦深受英国的工联主义和费边社会主义的影响，尤其是“迷上了费边社的理论”。^③ 他于1898年9月29日《致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书面声明》^④ 中所说的“先进国家”，其实就是指英国。因此可以说，他的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也有一个“英国源头”。英国工党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37页。

^② 关于列宁与其夫人克鲁普斯卡娅1902~1903年间在伦敦的生活，以及在伦敦的生活体验和考察对于列宁思想上的影响，克鲁普斯卡娅在1933年所著的《列宁回忆录》中做了记述。见N. K. Krupskaya, "Life in London (1902-1903)," in N. K. Krupskaya's *Reminiscences of Lenin*, translated by Bernard Isaac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0。

^③ 徐觉哉：《社会主义流派史（修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第209~211页；王捷、杨祖功：《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第29页。

^④ 伯恩施坦：《致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书面声明》，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资料室编《伯恩施坦言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6。

以英国工人阶级利益代表的身份而诞生的。英国工党是英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结合的产物，它在一战之后便取代自由党成为英国两大党之一，在英国政治中与保守党相互制衡，尤其在二战后对英国的政治和社会面貌产生了塑造性的影响。在很长的历史时段里，工党政治的一大核心，便是国有化政策及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问题。英国工党不仅对于英国本身的社会主义发展状况，而且对于整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都曾产生巨大的影响，1951年社会党国际（Socialist International）就是在英国工党的积极推动下成立的。^①直至世纪之交的“第三条道路”表明，英国工党政治变革及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变迁和转型仍然反映了欧洲社会主义思潮变迁的最新进展。此外，虽然意识形态一词的发明者当属法国人安东尼·德斯蒂·德特拉西（Antoine Destutt de Tracy），英国却可以称为西方意识形态的故乡。然而，鲜见有深入而系统地研究英国工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变迁的论著，尤其是系统地分析这种变迁之动因的著作，更是付之阙如。可见，系统研究英国工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变迁的历史及其动因，不仅对于理解英国的工人阶级变化和社会主义，而且对于理解整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二，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英国政治以及当前的西欧政治，并为突破美国目前的模式霸权提供论点和论据。

本书的核心内容涉及英国政治的主要方面和主要特点，如典型的政党政治，特别是两党政治，阶级分化、阶级结构变迁与阶

^① 社会党国际的成立对于后来的欧洲民主社会主义发展的巨大影响已毋庸赘述，而英国工党对于社会党国际成立的主导性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人事组织上，来自英国工党的摩根·菲里普斯被选为社会党国际第一任主席，多年时间里社会党的书记则由来自英国工党的阿利贝尔特·卡尔季担任；二是在思想和理论上，英国工党的思想和政治观点对制定社会党国际的纲领和章程以及主要问题上的政策决策，起了决定性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参见H.G. 西比列夫《社会党国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46页；倪学德《和平的社会革命——战后初期英国工党艾德礼政府的“民主社会主义”改革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第2页。

级调和问题，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道路和前途问题，意识形态变迁及其动因，议会民主制度，公有制和国有化政策，福利国家制度，以及对全球化的回应方式等。在一个主题之下将所有这些方面和特点加以组织和梳理，描绘出英国政治的一副重要面貌，能够使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英国政治的丰富含义。而英国政治又具有西欧政治的普遍性特点，不管是其政治思想还是政策行为，在整个西欧地区都具有很强的互动性或联动效应。比如，英国改良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和公有制与国有化问题等，是 20 世纪西欧国家历史进程中的普遍问题；“第三条道路”不仅在英国，而且在整个西欧曾同时风行；在 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西欧政治又纷纷右转，英国也在这种潮流下于 2010 年大选中完成了政权更迭。因此，通过对英国政治的考察更深入地理解当前的西欧政治。其实，二战结束以后的英国及整个西欧，在政治制度模式上走的是一条既不同于苏联东欧式的现实社会主义，^① 又不同于美国式的自由资本主义的道路，当然也完全不同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道路，具有鲜明的独特性。在长期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的竞争中，英国和西欧的政治模式显示了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它在很大程度上改造了战前资本主义的制度模式，并使苏联模式的发展道路相形失色。^② 英国和西欧政治模式的价值正有待于我们深入认识和重新评估。然而，当今世界由于美国经济和军事力量的霸权地位，也造成了美国的模式霸权，一方面美国不断向世界推广自己的经济政治制度和社会发展模式，另一方面美国

① 现实社会主义，是指原来以苏联为主体和被苏联承认的社会主义国家。最早由苏共理论家苏斯洛夫于 1968 年 5 月提出，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后这一概念在国外广泛流行。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网站“马克思主义数据库”之“现实社会主义”词条，2006 年 12 月 23 日，<http://myy.cass.cn/file/2006012023829.html>，2007 年 9 月 5 日。

② 关于英国和西欧的民主社会主义政治模式的作用和优势，可以参考谢韬《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炎黄春秋》2007 年第 2 期。当然，对于该文中的某些基本判断，笔者不认同。

的经济政治模式本身成了一种样板，对很多国家具有“示范效应”。冷战后以美国自由资本主义模式为主要内容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的流行，就是一例。这样，美国不仅在硬权力上，而且也在制定国际议题、规定发展模式等软权力上，形成霸权。即使在 2008 年后源自美国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美国的金融管理制度广受质疑，但美国基本的经济政治模式没有被动摇，甚至在 2011 年初的埃及、突尼斯、利比亚等一系列北非和中东国家政治变局中成为模仿的对象。即使我们中国，一方面固然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另一方面在倡导“与国际接轨”时，往往不言自明，指的就是对美国模式的某些制度性仿效。如何突破美国的模式霸权，其实可以从英国和西欧政治经济与社会制度的模式中得到启发。即使就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而言，英国和欧洲也为我们提供了社会主义模式多样性的证据。因此，本书对英国工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变迁的研究除了帮助人们更深入地理解英国和欧洲政治之外，还可为突破美国目前的模式霸权提供论点和论据。

其三，对于中国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对于中国，“社会主义”本身是一个外来词汇。^① 社会主义思想发源于英国及西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正是吸收了西欧先前的社会主义思想才形成的。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之后，科学社会主义曾一度在欧洲具有多样性的社会

^① 19 世纪 70 年代，西风东渐，“社会主义”一词才开始在日本、中国书刊中出现。日本学者加藤弘之于 1870 年在《真政大意》中用日文片假名音译西方“社会主义”一词，西周于 1871 年在《百学连环》中意译为“会社之说”，福地源一郎于 1878 年 6 月《东京每日新闻》上第一次用汉字意译为“社会主义”。中国的《西洋杂志》于 1878 年音译为“索昔阿利司”，《万国公报》于 1899 年意译为“安民新学”、“养民学”，康有为、梁启超从 1901 年至 1902 年意译为“人群之说”、“人群主义”。梁启超从 1902 年 9 月 25 日出版的《新民丛报》第 18 期开始，把当时日本人通用的“社会主义”一词移植过来。从此，“社会主义”一词在我国书刊中逐步得到使用。参见百度百科“社会主义”词条，<http://baike.baidu.com/view/8059.htm>，2007 年 11 月 7 日。

主义思潮中居于主流地位。民主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分化主要发生在恩格斯去世之后，尤其是伯恩施坦于 1899 年写就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Die Voraussetzungen des Sozialismus und die Aufgaben der Sozialdemokratie*）一书，比较完整地阐述了他的“修正主义”思想，被列宁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内部完全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的宣言”。^①由此，两者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发展道路上发生深刻的分歧，逐渐分道扬镳。然而，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曲折发展，包括英国工党社会主义在内的欧洲民主社会主义与原来包括中国社会主义在内的科学社会主义实践模式，都遭受过挫折，也都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和教训。尤其在苏东剧变、冷战终结和全球化加速来临之后，包括英国和中国在内的原来的社会发展模式，面临着一系列相似的问题，都存在改革或转型的需求。如果说中国对市场经济的接纳、对效率和公平的重新思考、对国有企业的改制等是对原有社会主义模式的更新，那么这些也都是英国工党曾经走过的改革道路。“第三条道路”只是英国工党改革历程的新近表现。中国的社会主义和英国工党的社会主义，虽然有本质区别，但也有“社会主义”的共性。过去很长时期，我们曾简单地将英国工党的社会主义认为是“假社会主义”，^② 把英国工党看成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统治而与保守党分别唱白脸、红脸的角色。那时，我们把欧洲的所有民主社会主义模式都看作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改良道路。但是，正如邓小平早在 1980 年时就指出的：“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③今天，一个开放的中国，一个在外交和对外党际交往中“不再以意识形态画线”

^① 《列宁全集》第 17 卷，人民出版社，1959，第 43 页。

^② [英] 约翰·伊顿：《英国工党的假社会主义》，李一岷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1。

^③ 邓小平：《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1980 年 4~5 月），《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 312 页。